

# 宋金逐鹿

The War  
between  
SONG and JIN  
Dynasties

许  
韬  
著

1127  
-1130  
Jianyan  
n a n d u

穿越九百年前  
时空记忆  
再现宋金逐鹿  
历史现场

**许韬** 70年代生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获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MBA学位,曾担任某国家级媒体北美分社副社长,并担任过民企、外企总经理,著有教育励志作品《永生的信物》,该书被翻译成韩文出版,被称为“最美的励志书”。并著有职场商战小说《对决》《对决2》。现定居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 建炎南渡

宋金逐鹿

许韬  
著

The War  
between  
SONG and JIN  
Dynasties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建炎南渡 / 许韬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21.5 (2021.12 重印)  
(宋金逐鹿)  
ISBN 978-7-5075-5457-1

I. ①建… II. ①许…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82014号

### 建炎南渡

---

作 者: 许 韬  
责任编辑: 闫丽娜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com.cn>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02  
责任编辑 010-5833627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09 千字  
版 次: 202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1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5457-1  
定 价: 68.00 元

---

## 前 言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难以认同一个事实：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的建立，在历史上却有“中兴”之名，而不招人待见的宋高宗赵构，也被称为“中兴之主”。

是否认同这个事实，跟历史知识的积累相关，了解的史实越多，就发现人言不可轻信，一些言之凿凿的结论其实站不住脚。这种认同也跟年龄与经历相关，年轻时，难免眼高手低，以上帝视角去审视历史事件，苛求于古人；年龄越长，越知世事艰难，经历越多，越知成功不易，这时候，再去审视历史人物，会宽容得多，也客观公正得多。

赵构最为人诟病之处有两点，一是未能收复中原，二是屈杀岳飞。

关于第一点，其实与中国北面游牧民族的自我进化有关，游牧民族虽然有马匹之利，且英勇善战，但其组织性、装备与动员能力与中原先进文明差距较大，因而在其早期，难以对汉、唐王朝形成根本性威胁，然而随着与中原文明的接触，游牧民族在保持原有优势基础上，在组织、动员与装备水平上拉近了与中原文明的距离，从而形成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这就是元朝、清朝这样的大一统王朝相继出现的根本原因。南宋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这种趋势，如果不是以赵构为首的南宋君臣、军民对金国的有力阻击，很可能中华疆域内第一个大一统的游牧民族王朝要提早一个多世纪到来。事实上，南宋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也非常有力地 为赵构作了辩护，南宋建国之后，与金国断断续续进行了长达一个世



纪的战争，双方始终处于战略均势，互有胜负，谁也无法吃掉谁，直到南宋与蒙古结盟，终于灭掉金国，却也打破了战略均衡，为自己敲响了丧钟。

至于第二点，赵构罪无可逭，然而其中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封建皇权基础的脆弱性，这种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极不稳固，动不动就腥风血雨。掌兵大将尾大不掉，甚至夺权篡位，是皇权制度的死结，也是封建帝王挥之不去的梦魇，不过和其他滥杀功臣的开国君主相比，赵构还真是小巫见大巫。从另一个角度看，岳飞之死让人扼腕，恰恰是在宋朝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之下，让他的死更加引人注目，倘若真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岳飞的那抹鲜血反而不那么刺眼了。

从大处看，南宋在几无可能的情势下建立并巩固，赵构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残破江山，在极乱中居然理出了头绪，立稳了脚跟，但凡做过点事的人，都知道有多难，虽不及东汉光武，胜南明弘光多矣！南宋延续了一百多年，社会安定，文化灿烂，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就这点而言，赵构其实不负“中兴之主”的称号，虽然这“中兴”的成色或许不那么高。

要探究宋朝在江南的中兴，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无法回避：冷兵器时代的南北战争到底是如何打的？

南宋初年战争极其频繁，几乎贯穿建国始终，而这种南方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决定着历史的走向，但史料中关于战争多是场景式描述，往往只有寥寥数笔，至于双方如何排兵布阵，步兵骑兵如何配合，各种兵器战具如何搭配使用，指挥官如何临阵决策，战场上如何沟通，等等，几乎没有任何交代，我猜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资料的作者都是文人，对战争很不了解，也没有太多意愿去了解，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对于一场决定时局的大会战所花费的笔墨甚至不如对一名中书舍人的奏折花的笔墨多，难道那封奏折真有那么重要？当然不是，不过是文人的兴趣和长项都在后者罢了。

这个疑团在我接触了大量国外史书后才逐步解开，比如日本作家盐野七生的鸿篇巨著《罗马人的故事》，作者在书中图文并茂地展现了冷兵器时代的对阵，包括兵力来源、兵种结构、武器配备等，特别是她以汉尼拔战争为例，深刻阐述了骑兵是如何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我醍醐灌顶，在脑海中清晰展现出一幅完整的宋金对阵图，甚至能想象出双方士兵拼杀时的情绪波动、指挥官的患得患失、被包抄身后的担忧、谣言对于军心士气的摧毁性打击、古代医疗条件下对疾病与瘟疫的恐惧……

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别？很大原因在于中国自宋代以来开始的“重文轻武”传统。你去看流传下来的岳飞等中兴名将的画像，几乎全是一身儒装，手里还握着一本书，显得不伦不类。中国古代名将鲜有写战地日记的，恐怕有也不会流传下来，因为那不是正经学问，经史子集才是。

盐野七生在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关于战争方面的细节，参考了很多名将的亲笔记录，比如恺撒的《高卢战记》，这让她能够准确地描述当年的战争情形，也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历史，因为当年的决策者制定国策时最重要的依据就是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

可能因为这段知识积累，使得我的这套书中的战争描写胜过许多同类作品。

历史小说与其他小说的区别就像画人和画鬼，其他类别的小说尽可以天马行空，历史小说却不可以，历史小说最大的魅力在于真实感。

所幸的是，真实的历史往往是最精彩的，也是最发人深思的。

仔细审视史实，你会发现，以刚正闻名者未必刚正，臭名昭著者未必那么不堪，主战者未必是诤臣，主和者也未必是奸佞。同样，对于金国君臣将士，如果认真研究，女真人的勇武善战、残暴野蛮、忠朴重诺兼而有之，在血与火的民族融合过程中，这些特质也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人性有多复杂，历史就有多复杂，把历史人物脸谱化，是蠢还是坏都不好说，但无趣是一定的，我极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在行文和细节设计中难免流露出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偏爱或厌恶。

我只需用小说特有的方式去陈述事实，至于评判权，全部留给我的读者。

即便如此，我所说的事情仍然不过是我个人理解的史实，仍然不过是我个人眼中的历史，我提供的不过是一面镜子，让人端详品鉴罢了。

读史使智者更智，愚者更愚，信乎！

# 目 录

- 
- 
- |          |       |
|----------|-------|
| 1 宗岳初遇   | / 001 |
| 2 李纲新政   | / 021 |
| 3 北国霜浓   | / 040 |
| 4 娄室论战   | / 059 |
| 5 陕西危局   | / 082 |
| 6 兵退盐城   | / 098 |
| 7 扬州之难   | / 117 |
| 8 明受兵变   | / 132 |
| 9 张浚勤王   | / 152 |
| 10 诛杀范琼  | / 179 |
| 11 马家渡之战 | / 202 |
| 12 杜充异志  | / 223 |
| 13 喋血陕州  | / 245 |
| 14 明州之战  | / 269 |
| 15 清踪花影  | / 292 |
| 16 赵开高论  | / 311 |
| 17 将帅失和  | / 328 |
| 18 鏖战大江  | / 345 |

## 1 宗岳初遇



巍巍太行，纵贯南北，延绵八百余里，上接燕山，下衔秦岭，号称“天下之脊”，曹操当年行军至此，有诗咏之：“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可见此地之雄奇险峻。

此时的太行山，正是深秋时分，万木萧疏，在晨曦的微光里，一队迟归的鸿雁从晦暗的天际飞过，远远传来几声啾鸣，除此之外，这荒郊野岭更无动静。

一阵清脆的马蹄声打破了幽冷的寂静，从树林后面出来一列骑兵，大约二百人，大概因为连日赶路，都略显疲惫，但队列严整，行进有序，一看就是善骑之人。

他们从太行山腹地出发，沿着太行山南麓往北行走了两三日，前面已经是金军铁骑出没的地界。

领头的那名将官披着一身牛皮铠甲，头盔也不戴，挂在马鞍上，几络头发垂到胡子拉碴的脸上，眉眼间能看出还很年轻。一杆杯口粗的长枪被他像麻杆似的攥在手里，腰间还挎着一把刀。此人身材乍一看颇为瘦削，细看之下却是虎背狼腰，十分健硕。他神情冷峻，眼睛看着前方，仿佛时时刻刻都在琢磨军情。

此人姓岳，单名飞，字鹏举，河南汤阴人氏，素怀报国之志，一年前他率部投奔了名满天下的抗金豪杰王彦，王彦受河北招抚使张所派

遣，率领一支约万人的队伍渡过黄河北上，直捣金军腹地，屡次获胜，金国视其为心腹大患，多次派大军进攻。王彦终寡不敌众，数战不利，退守到太行山深处。

而岳飞就是在这艰难时节投奔的王彦，王彦与他交谈数句，立即看出此人是可造之材，对他非常器重。岳飞年轻气盛，自恃勇武，经常不听劝冒险出击。王彦爱他胆色过人，也不予责备，反而多有嘉奖。

然而此次，岳飞竟是公然违抗军令，私自率部出来作战。

事情起因于有探报告知，一队金人押着辎重粮草从北面过来，人数五六百，其余不详。岳飞力请出战，其余诸将都认为不可轻动。王彦权衡过后，觉得是金军圈套，决定按兵不动，血气方刚的岳飞和自己几个心腹弟兄王贵、汤怀、张显等人一商量，偷偷带领手下人马独自出发了。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过，探路的骑手飞速回来禀报道：“前边路面有不少辙印，泥土已经全干，估计走了些时候了，不知赶不赶得上。”

岳飞略一迟疑，道：“传令下去，到前面土坡休整，然后继续赶路。”

走了几里路，到了那处土坡，岳飞四面看了看地形，下令休息吃饭，又检视了一下路上的辙印，不禁起疑，照理说辎重车的辙印应当是分外深的，然而这辙印比寻常大车留下的似乎还要浅些，而且这辎重队伍的行进速度未免有些太快。

岳飞一边狼吞虎咽往嘴里填食物，一边站到坡上四处眺望。此处远离太行山腹地，地面虽仍不平整，但已不见悬崖峭壁，山里常见的栎树、松树稀疏了许多，地上到处长着荆条、野蒿。再往北看，却是一片开阔地，一清早山雾蒙蒙，也看不太远。

太阳还未出来，天色却明亮了许多，四周静得出奇，听不到一声鸟叫虫鸣。

岳飞不禁倒吸了口凉气，再看王贵等几个机警点的，也是满腹狐疑地四面张望。

岳飞把干粮往地上一扔，策马驶过坐在地上休息进食的队伍，用低沉急促的声音催促道：“上马准备应战！”一路喊了过去，有个士兵还在发愣，行动稍慢了些，岳飞一鞭子抡过去，抽在他背上，喝道：“上马！”

众将士还从未见过岳飞如此急迫，立即起身勒好盔甲，翻身上马，岳飞早已一马当先，直奔一处高地而去，众人紧随其后，岳飞下令列阵，片刻之间，将士们已将阵势列好。

四周一片寂静，众人正在疑惑，胯下坐骑却刨地嘶鸣，先不安分起来，紧接着，前方隐隐传来马蹄声，听上去极像远处传来的瀑布声，地面也微微颤动，四周却越发安静了。

声响越来越大，王贵侧耳倾听了一会儿，悄声对岳飞道：“大哥，少说有一两千人马，咱们才两百人……”

岳飞沉声道：“此时撤退，只会引得金军穷追不舍，将士们也军心涣散，金军人多，马匹肥壮，到时我们一个都走不掉！”

王贵愣在当地，没了主张。

岳飞道：“今日正好有雾，金军不知我军虚实，待会儿听我号令，以伏兵之势杀出。”

王贵又是一愣：明明是自己中了埋伏，却反过来要装成伏军？

没等他开口再问，岳飞回头对身后士兵们笑道：“有没有吓出尿尿的？”

主将如此从容，士兵们顿时放松下来，有人笑道：“屎尿没出来，放了几个屁倒是真的。”此话引来一片哄笑。

此时已是马蹄声如潮，金军铁骑已近在咫尺，仿佛一瞬间便能从晨雾中蹿出来，岳飞大喝道：“今日与金狗狭路相逢，敌众我寡，只能杀他一个出其不意，方可全身而退，弟兄们看我长枪所指，随我冲杀！”

太阳升上了一些，将晨雾削薄了一层，最前面的金军头盔上的翎翎已经依稀可见，岳飞大吼一声：“杀！”两百名将士也跟着尽力大吼：“杀！”开始向前冲锋。

对面传来一阵“叽里咕噜”的喊叫声，很快，岳飞就看清了前面敌军的长相，一个个髡首佩环，正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女真骑兵。

岳飞大吼一声，一手挺枪，一手拔出腰刀，将马缰嚼在嘴里，直奔领头的女真将领而去，众将士也抖擞精神，浑不像赶了一夜路嘴里还含着干粮的劳顿之师，如旋风般席卷而去。

对面的女真骑兵显然深感意外，没料到遇上这样一支劲旅，但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临危不乱，有的还在马背上凌空玩个花耍，呼啸而来。

转瞬间，两边人马便搅在一起，只听见一阵撕裂般的兵器撞击声、怒吼声、惨叫声、马嘶声，不过喝几口水的工夫，两边人马已经交汇而过，只留下二三十来具尸体和伤员落在地上。

这一交错，岳飞的两百人马已经直插金军腹心，金军虽然勇猛，但不知虚实，以为对方后面还有伏兵，因此全力稳住阵形，并不敢围堵岳飞等人。

岳飞更不迟疑，长枪斜指，带着手下又转身杀了回去，金兵还处在忙乱之中，等发现宋军人数并不多，再集结起来准备应战时，宋军已经杀出阵外，奔出了两三箭地。金兵追赶了一阵，活捉了几个受伤的士兵，再往前赶，林子越来越密，路又不熟，怕中埋伏，便撤了回来。

天已大亮，金兵统帅银术可正在清点人马，他细看那些横在地上的宋军尸体和伤员，个个都是汗透重甲，显然已经劳累了一夜，有人嘴里还含着半口干粮，不禁大为惊讶，对随从道：“这些士卒劳累至此，还仓促应战，竟能反攻我军，虚战实退，在我两千女真精锐的天罗地网下突围而去，实在不像是南军所为。”

有士兵过来禀报，已从受伤俘虏处得知宋军主将名叫岳飞，乃是王彦手下将领。

“这岳飞生得如何模样？”银术可问自己的前锋主将耶儿猛。

耶儿猛以悍勇闻于军中，答道：“此人一张虎脸，冲过来时一只眼

睛半眯，一只眼睛圆睁，精光四射。他一手持枪，一手握刀，在马上舞动起来随意自如，一长一短，极难防范，我都差点吃了他的大亏。”说罢，把肩膀亮出来给银术可看，那上面的大半甲片已经被削掉了，露出皮肉，如果那甲不是镔铁打造，而是一般的牛皮甲，耶儿猛的肩膀恐怕保不住了。

“你伤着他了没有？”银术可问。

耶儿猛面色一红，摇头道：“没有，只在他铠甲上划了一道。”

这时，随从将伤亡人数报了上来，银术可听完才明白，两千精锐之师以逸待劳，出其不意围攻赶了几日山路的区区二百来人，双方死伤人数相差无几，只打个平手，还让对方主将顺利逃脱了。

银术可道：“此人本已陷于绝境，常人早已拍马就跑，他却列阵反攻，打我军一个措手不及，然后从容撤退，深得临阵用兵之妙。”

耶儿猛道：“此人能将二百人用到极致，确有大将之材。”

银术可叹气道：“想不到宋朝以文立国，却有如此虎将，这个大小眼的岳飞，他日必定是我大金的心腹之患！”

岳飞带着突围将士不顾疲累，舍命赶了两三个时辰的路，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停下来。清点人马，只剩了不到一百骑，可谓损失惨重。

众将士都蹲坐在地上，面无表情地嚼着干粮，没人说话，只听到一片咀嚼之声，间或有受了伤的士兵发出几声闷哼。

岳飞背对着大伙，驻枪看着远方，像尊泥塑般一动也不动。

汤怀上前，轻声叫道：“岳大哥……”

岳飞身子微微一动，慢慢回过身来，他脸色严峻得像一块生铁，过了半晌，才对着死里逃生的剩余将士说道：“各位兄弟，岳飞对不起你们……”声音竟有些哽咽。

众人齐刷刷地跪下，道：“岳统领千万不要自责，某等甘愿为岳统领赴汤蹈火，死而无憾！”还有人道：“虽然死伤了好多弟兄，但我们杀

得也痛快！没让金狗占到便宜！”

话题转到战事，将士们忘了沮丧，开始专注地复盘刚才的一场恶战，整个队伍情绪才恢复了一些。正聊得热闹，一个士兵突然站起来，示意大家安静，众人刚吃了被伏击的亏，都无比机警，本来叽叽喳喳一片，顿时安静得如同坟场。

那士兵侧耳听了一会儿，才道：“那边有野猪，正好打牙祭。”

众人气得笑骂，却也张弓搭箭争先恐后地前去捕猎，只一顿饭工夫，便听到几声野兽叫唤，然后一群士兵扛着一头三百来斤的大野猪喜气洋洋地过来。

这群人早已饿得两眼冒火，当下更不打话，一边生火，一边解猪。不多时，这头野猪便被大卸八块，在几个火堆上烤着了，不等全熟，便连皮带肉被吃了个干净。

直到这时，这群铁血战士才算真正缓过气来，夜幕降临，他们各自安睡，轮流值哨，一夜无话。

次日一早，王贵等人便来与岳飞商议下一步打算。

汤怀是老实人，道：“我们回去该如何向王帅请罪？”

王贵却机灵得多：“回去？回去把脑壳送给人砍吗？这次是断然不能回去的，王帅是真汉子不假，但依我看，心胸未必有那么开阔，这次岳大哥拂了他的面子，还违背军令私自出兵，他要动了杀心，你只能干瞪眼！”

张显也觉得回去不妥，但天下之大，何处又是投奔之地呢？

王贵道：“在军中听得有人说，磁州的宗泽老将军忠义爱国，四处招纳贤士，我们何不去投奔他？”

这时又有几个人围上来，听王贵这么说，都连声称好。

岳飞并不作声，只问道：“老营是什么方向？”

几个记路的士兵四面眺望，商议了一阵，道：“往南走两日，有一山口，叫飞狐陉，又名望都关，乃‘太行八陉’之一，颇为险峻。过了这条

峡谷，有一条浅河，乃是漳河的支流，过了河，再往西走大半天就到了。”

岳飞起身，下令道：“整理行装，往南进发。”

众人相顾无语，只能跟着一路迤迤往南。走了两日，到了一处山口，应该就是飞狐陁了，地势险峻，极难通过，众人牵着马，互相携持照应，好不容易才过去。又走了两日，果然一条河横在前面，王贵还想劝岳飞，被岳飞止住了，只得忐忑不安地跟着涉水过河，暗自跟几个最要好的兄弟商议，万一岳飞有性命之虞，兄弟几个立即先下手为强，拼命杀出一条血路。

转眼又走了半日，汤怀道：“岳大哥且慢，你带着人马稍事歇息，我到前面去探探路，万一情况有变呢？”

岳飞点头，于是汤怀跟王贵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独自向老营方向赶去。

走了约莫两顿饭的工夫，还不见老营踪影，正自疑惑，突然从树丛里冲出来几个人，汤怀大惊，正准备应战，却发现是王彦麾下的几名士兵。那几个人也认出了汤怀，又惊又喜：“你怎么来了？岳统领呢？”

汤怀也先不说岳飞所在，只道：“你们带我去见王帅吧，我有信带给他。”

于是，几个人带着汤怀弯弯曲曲走了半天，到了王彦的大帐，王彦正在与众将议事，一见汤怀，不禁愣了，脱口问道：“岳飞呢？”

“岳统领的马受了点伤，还正在往这边赶呢，我先过来探探路。”汤怀按王贵叮嘱回答。

王彦旁边的一名亲将斥责道：“汤兄弟，不是我不怜惜你们才下战场，你看看你们干的事，违背帅令，私自发兵，逞血气之勇。要按你们这种搞法，这大军不早就散了？”

另外一名将领也道：“大军总共才几百匹战马，大帅把最好的马匹都匀给你们了，自己麾下的马匹都良莠不齐，你们倒好，一下子断送得干干净净！”

众人也纷纷表示不满：“就你们有胆气，我们就是缩头乌龟？也太目无法纪了……”

王彦站起来，踱了几步，常年征战让他高大的身躯略有些佝偻。此刻，他瘦削的脸上罩了一层严霜，细长的眼睛微眯着，显示心中已有杀机，只听他用冰冷的声音问道：“岳飞有什么话要带给我？”

“岳统领并不知道我过来。”汤怀道。

“哦？”王彦颇感诧异。

“我们兄弟几个知道岳统领违了军法，回来不会有好果子吃，都力劝他另投别处，但岳统领就是不听，还是赶回来了。”汤怀道。

王彦怒道：“你们兄弟几个倒是知道劝他不要回来，怎么当初就不劝他不要擅自出兵呢？”

“大帅！”汤怀道，“我们劝了，岳统领说那些粮草辎重足够养大军半年，极利于我们恢复元气，岳统领还说他会亲自拖一车粮草向您请罪，如果您要怪罪，他也毫无怨言。”

王彦听了，心里蓦地一动，虽然怒气未消，杀人的心却淡了许多。他知道汤怀是敦厚之人，不会巧言令色，再看他满身血污，疲累不堪，声音不觉缓和了些，道：“你且坐下说话吧。”又吩咐侍卫给他弄碗热水来。

王彦问汤怀战事情况，汤怀详细讲了，众人听得入神，早忘了骂岳飞等人轻敌冒进，不停地嗟叹。

王彦身经百战，边听边想象战时情景，知道这一战险恶无比，岳飞能全身而退，全赖临事决断有方，若有片刻犹疑，早已全军覆没。

等汤怀喝完了热水，王彦道：“你去叫岳飞过来，我自有的处置。”

汤怀没有等到王彦的免死令，有些不甘心，但也只能告辞出帐。他一溜烟跑到岳飞等人所在地，也不敢告诉岳飞他已经见过王彦了，只说：“老营安然无恙，大军都驻扎着呢。”

于是，一队人便由汤怀领着，向老营进发，早有几个人迎出来将他们领到大帐附近，岳飞随他们步入王彦大帐。